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双掌齐

# 龙凤宝钗缘

下册

样的一招袁公刺穴剑法，在空空儿手中使出，比起威力已不知大了多少。他力透剑尖，不但动，而且虎虎生风，势劲力雄，牟沧浪出，化解他这一招，幸

段克轻灵，连芷

趁势一剑削来，牟沧浪霍的一个凤点头，避是避开了，但须子又遭了殃，这次不只削去几根，而削去了一络。还幸段克邪没有有机攻他，要不然只怕吃个冷呼的。空工儿……我怎么做错了？牟沧浪道：你先别发怒，你师父除非他师父样？你欺负的妻，能把你当作朋友弄吗？牟

我怎么做错了？牟沧浪道：你师父除非他师父样？你欺负的妻，能把你当作朋友弄吗？牟

话

说

完

登梁羽生

著

时

便

骂

他

道

你

不

识

分

辨

我

懒

得

和

你

多

说

我

师

弟

即

使

做

错

了

事

我

是

他

的

掌

门

师

也

用

不

到

你

来

替

我

清

理

门

户

！

他

口

中

放

松

就

在

说

这

几

是

毫

不

放

松

就

在

说

这

几

句

话

的

时

间

，

他

已

攻

出

间

，

刺

六六三

十六

六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龙凤宝钗缘

【下册】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
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凤宝钗缘 / 梁羽生著. - 广州:  
广东旅游出版社: 花城出版社, 1996.3 (2006.5 重印)  
(梁羽生小说全集)  
ISBN 7-80521-630-4

I. 龙... II. 梁...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40691 号

作 者: 梁羽生  
责任编辑: 钟 萍 吴为华  
装帧设计: 区 洋 蔡 徽  
制 作: 黄桂玲  
出 版: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 
地 址: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 
邮 编: 510600  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: [www.tourpress.cn](http://www.tourpress.cn)  
印 刷: 广东省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 
地 址: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 
960 × 1240 毫米 32 开 23.75 印张 659 千字  
199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7-80521-630-4/I·250  
定 价: 41.00 元 (上、下)

### 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。

## 第二十七回

假凤虚凰留笑柄  
真心实意化疑云


段克邪正是满肚皮闷气，听了史朝英的名字，更不舒服；但辛芷姑毕竟于他有救命之恩，段克邪却不能像铁摩勒那样对她不理不睬。于是说道：“辛老前辈，你要打听你徒弟下落，应该去问牟世杰。”辛芷姑道：“哦，牟世杰？是那个新任绿林盟主的牟世杰吗？”她僻处西陲，但牟世杰这两年来名头极响，她也还知道。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个牟世杰。”辛芷姑道：“为什么要问他？”段克邪道：“她昨晚已经和牟世杰一同走了。”辛芷姑怔了一怔，满不高兴的问道：“她为什么跟牟世杰跑？是你得罪了她不是？”段克邪板起面孔说道：“我不想在师父面前，说徒弟的坏话。”辛芷姑误会了他的意思，只道段克邪是怨她徒弟抛弃了他，哈哈笑道：“朝英爱使些小性子，是有点难以伺候，但年轻人吵吵闹闹，也算不了什么。她脾气过了，自然会与你和好的。”段克邪冷笑道：“我不稀罕。牟世杰和她才是志同道合。”辛芷姑误会更深，倒有点为徒弟感到抱歉，“莫非当真是朝英见异思迁？还是她受了牟世杰的诱惑？嗯，这可要待我见了她的面，才好问她究竟真正爱的是哪一个了。”于是说道：“你别烦恼，要是我的徒弟当真对不住你，我自会管教她。你且说，牟世杰和她跑到哪儿去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怎知道？总之，他们是已经跑出长安了。”

辛芷姑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好，你站过一边，切莫上来帮手。待我教训教训这个小猢猻。然后我再给你去找朝英。”

精儿不认得辛芷姑，听说她是史朝英的师父，心中也不禁暗暗吃惊，但他骄傲惯了，也不肯示弱，当下傲然说道：“好呀，你既是史朝英的师父，谅非无名之辈，你出言不逊，那只是自失身份。我不和你斗嘴，咱们就来比划比划吧！”



辛芷姑忽地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倒知道你是谁了。瞧你这副尊容，你是精精儿不是？”精精儿长得猴子模样，最恼人嘲笑他的相貌，大怒说道：“我又不要娶你，你管我是俊是丑？”辛芷姑自言自语道：“我曾听空空儿说过，他有个名叫精精儿的师弟最不成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错。哼，你用那等卑鄙的手段，对付小师弟，居然还敢和我谈论什么身份？我本想割你的舌头，挖你的眼珠的，看在你大师兄的分上，就只打你两记耳光吧！”精精儿气得七窍生烟，喝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倒要看你如何打我耳光？”金精短剑扬空一闪，已先向辛芷姑刺来，辛芷姑竟不理睬，出掌就打。



精精儿惯经大敌，虽然气怒，却并不暴躁，他是“未求胜，先防败”。一剑削出，未曾刺到，中途便已变招，人也移形换位，辛芷姑这一掌在一招之中藏着三个变化，只待精精儿一剑削她手腕，她便可以立即反手夺取他的宝剑，左手便掴他的耳光。哪知精精儿机警非常，竟未如她所料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精精儿闪过正面，侧身发剑，辛芷姑掌式中收藏的第二个变化也使了出来，一记“手挥琵琶”，托肘夺剑，左掌中指，又从肘底穿出，点精精儿肋下的“愈气穴”，精精儿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短剑指东打西，也向辛芷姑的“乳凸穴”戳来，哪知辛芷姑还有第三个变化，只听得呼的一声，掌风从精精儿的面门扫过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可是也还未曾打着他的耳光。

这个照面一招，精精儿是以两剑换她一掌，虽没给她打中，耳鼓亦已被掌风震得嗡嗡作响，倘按照成名人物的身份，他已是应该认输了。但精精儿怎肯甘心认输，挨她耳光？辛芷姑一击不中，虽占上风，也感颜面无光，她恨精精儿招数轻薄，大怒喝道：“我若在五十招之内，不能痛打你的耳光，江湖上从此没有辛芷姑这号人物！”精精儿不识辛芷姑其人，却听过辛芷姑的名字，这才大吃一惊，“原来这妖妇是无情剑辛芷姑，怪不得如此厉害！听她的口气，她和我的师兄很有交情，只怕也不是假话了。”但他一面害怕，一面却也暗暗欢喜，心想：“一百招之内，我不敢说，五十招之内，她就想打我耳光，哼，哼，那也未必就能办到。我

只要挨过了五十招，看她如何落台？谅她这样的身份，说出的话，绝不能收回。那时迫她退出江湖，我精精儿的名头就更加响了。”精精儿的轻功本来极为了得，出招又是快如闪电，当下就采用游身缠斗的战术，决意挨过这五十招。

这五十招本来很快可以过去，但段克邪却没耐心在旁边等待他们的结果。他心里只有两件事情，一是助铁摩勒突围，二是寻觅史若梅。他把眼一看，见铁摩勒已稳占上风，即使未能即时突围，已决计没有危险。就在此时，远远的听得史若梅的声音叫道：“克邪！克邪！”场中厮杀声，兵器碰击声，噪耳非常，但段克邪一心等待的就是史若梅的呼唤，精神所注，一切嘈嘈杂杂的声音，他可以听而不闻，史若梅的声音他则是立即便听出来了。

段克邪一跑开，精精儿更无顾虑，有时还抢攻几招。转眼间四十招已过，精精儿数道：“四十一、四十二……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嘻嘻，我看你如何打我耳光？四十七、四十八。”突然辛芷姑一个转身，扭头便走。

这一下大出精精儿意料之外，不由得蓦地里又惊又喜，“哈，她毕竟知难而退了！”待要追上去说话挤兑她，心里又有点畏惧，一时间踌躇不定。心念未已，忽觉微风飒然，辛芷姑突然间倒行回来，其快如风！高手比斗，绝无以背朝着敌人的道理，精精儿做梦也想不到辛芷姑竟会如此大胆，重来袭击，这一下比刚才的突然退走，还更意外。

精精儿慌慌张张的一剑刺出，只听得辛芷姑一声喝道：“着！四十九！”就在第四十九招上，“啪”的打了精精儿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！精精儿那一剑刺出，辛芷姑肩头一沉，衣裳也被剑锋划破了少许，但精精儿却没有伤着她。

辛芷姑那记耳光打得着实不轻，精精儿半边面颊红肿起来，牙根都隐隐作痛，狼狈不堪，哪里还敢恋战，慌忙就向人堆里钻。辛芷姑衣裳被划破少许，自觉赢得也不很光彩，精精儿虽然认输逃跑，她依然紧追不舍，大呼小叫的嚷道：“我说过要打你两记耳光的，还有一记，你就想逃了吗？”精精儿平生哪曾受过如此羞辱，何况是在天下英雄之前？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！他对辛



芷姑是又怕又恨，但威风扫尽，却又不肯还嘴，只好没命飞逃。

场内群豪，有许多人是刚才被精儿在他们头顶踏过的，十之七八对精儿都心怀憎恨，这时见他受辱，人人拍掌称快，看见辛芷姑追来，个个都给她让路。有的还在嚷道：“刚才那记耳光，我没瞧见。这次可不能错过眼福了。”唯恐辛芷姑不再打精儿的耳光。辛芷姑得意洋洋，说道：“好，你们就定睛瞧吧。”精儿轻功本来略在辛芷姑之上，但因人们只给辛芷姑让路，却故意拦阻他，他又不肯再得罪众人，只好以巧妙的身法，专拣人少处绕路而行，这么一来，渐渐给辛芷姑追近。

这大校场方圆数里，处处混战，辛芷姑在这边追精儿，段克邪在另一边却没有瞧见，他也没有心情再理会辛芷姑与精儿的斗争，因为这时他已发现了史若梅了。

史若梅、聂隐娘、方辟符三人正在重围之中冲击，段克邪叫道：“聂姐姐，史、史姑娘，小弟来了。”他本来要称“史妹妹”的，但当着这么多人，“妹妹”二字到了口边，却不敢说出来。聂隐娘笑道：“梅妹，你刚才还叫着他，怎么现在又不答话了？我们在这里，段贤弟，你快来吧！”

段克邪不想多伤性命，尽量发挥宝剑的威力，专削官军的兵器，剑光过处，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，顿时间折断了的刀枪剑戟，变成了一堆堆破铜烂铁，遍布地上。官军们发一声喊，四下散开，聂隐娘、史若梅、方辟符三人不怎么样费力，也就杀出来了。

段史二人经过了许多磨折，忽地在这样的场合重逢，一时间两人都不知要说什么话好。聂隐娘轻声笑道：“克邪，你知错了么？”段克邪自己没了主意，也不理会聂隐娘是说笑还是认真，便依从了聂隐娘的指点，到史若梅跟前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史姑娘，我一向莽撞，有许多地方得罪了你，请你不要再生气了。”史若梅想不到他真的当众认错，臊得满面通红，也只好还了个礼，说道：“我也有许多不是。过往之事，谁也不必提了。”

聂隐娘笑道：“你们多谈一会，我和方师弟给你们开路，不必你们分心作战。”史若梅虽说不提旧事，她心上毕竟还有个疙瘩，



不知不觉的问道：“你那位史姑娘呢，怎么不见她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你问这小妖女么？她害摩勒大哥不成，已跟人跑了！”史若梅大为奇怪，道：“跟什么人跑了？”聂隐娘就在他的前面，段克邪不想说出牟世杰的名字，又怕史若梅见疑，冲口便道：“梅妹，我和这小妖女从无半点暧昧，我可以发誓，若是——”史若梅的一张俏脸，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，连忙就拦住他的话道：“我管你和她有没有暧昧？你胡乱发什么誓？别惹人笑话啦！”后面这句，她在段克邪耳边轻轻的说，虽是娇嗔作态，但这语气神情，段克邪再笨，也已知道她是相信了自己，故而不许他发誓了。史若梅又道：“我只问你她跟什么人走了，你怎的答非所问？”这时聂隐娘正发出一枚暗器，将前面一个军官打落马下。段克邪轻轻“嘘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待脱险之后，我再单独说与你听。”史若梅颇觉奇怪，“这和聂姐姐什么相干？瞧他的神气却似不想聂姐姐知道？嗯，是了，他脸皮太嫩，想是他还有一些体己话儿要和我说的，他不知我和聂姐姐比同胞姐妹还亲，什么话都可以对她说的。他在聂姐姐跟前却害了羞了。”聂隐娘打落了那个军官，回头一笑，说道：“你们尽管说吧，我不听就是。”史若梅笑道：“真想不到你会将那位史姑娘骂作妖女，你们不是一路同行同宿的吗？”这一回轮到段克邪面红直透耳根，举起手来，又要发誓，史若梅忽地格格一笑，将他的手拉了下来，说道：“你现在明白了吧，未明真相之前，怎可以胡乱思疑？我只说你一句，你就窘成这个样子！你想想看，你和那小妖女这样亲热，在旁人眼中看来又怎么样？不错，你是正人君子，但除了你，就再也没有正人君子了么？”

这番说话，史若梅是微带娇嗔，柔声道出，段克邪听了，却如受了当头棒喝！但这当头一棒，正打消了他心上的疑云。这番话话中有话，段克邪再笨也听得出来，“我只道她另有心上之人，和那独孤宇已成爱侣，却原来是我的瞎猜疑！不错，我和史朝英的形迹不是比他们更显得可疑么？我只知为自己辩解，却不知自己也错怪了她！”顿时心里甜丝丝的，又是惭愧，又是欢喜，不知不觉的就抓起史若梅的玉手，低声说道：“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冤





枉了你。”史若梅道：“不，我也不对，我不应该故意气你。”双方的说话，只是稍为改动了一些字眼，刚才都已说过了。但这次重说，又添了新的内容，彼此消了疑团，更是心心相印了。

聂隐娘回头笑道：“你们怎么老是向对方认错，我听着都觉得有点臊了。”史若梅嗔道：“你说过不听，却又偷听。好，我们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有事要问克邪就快问吧。”将段克邪推上两步，笑道：“聂姐姐，你别害臊，问啊！”聂隐娘早已想向段克邪打听牟世杰的消息，被史若梅这么一说，“牟世杰”三字到了口边，一时间又不敢说出来，拐个弯儿问道：“对了，克邪，我正想问你，你是和铁摩勒同来的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不错，铁大哥正在那边和羊牧劳恶斗。咱们快去和他会合吧。”聂隐娘道：“同来的还有谁啊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还有金剑青囊杜百英叔叔。糟糕，我只知道跟着铁大哥，却没有留心他，不知他是否陷入重围了？隐娘姐姐，你看该先去找谁？”史若梅“噗嗤”一笑，说道：“克邪，你真是个傻瓜！聂姐姐要问的，不是你的铁大哥，也不是你的杜叔叔，还有个人，你怎么忘了？”段克邪道：“谁呀！”史若梅戳了他额角一下，说道：“我给你气死了，他……”忽地停口，笑道：“也好，聂姐姐不问，你就不说！”聂隐娘性情较为爽朗，此时她也按捺不住了，便大大方方的说道：“我想打听一位朋友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。牟世杰呢，他来了没有？”段克邪其实早已料到她有此一问，心里不禁为她酸痛，只好吞吞吐吐的说道：“牟、牟世杰么，他没有来。”聂隐娘道：“他没有来？但我听说他早已到了长安了。”段克邪道：“他昨晚离开了。”聂隐娘大为奇怪，“世杰应该是和铁摩勒一同进退的，何以单独离开？”她比较老练，人也聪明，顿时察觉段克邪神色不对，更是起疑，顾不得害臊，连忙便问：“克邪，不必瞒我，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？”段克邪道：“他没有什么意外，身上毫发无伤。不过——”聂隐娘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段克邪道：“他身上没有受伤，不过，不过，他已是和我们分道扬镳了！”聂隐娘面色一变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和铁大哥到了这里，他则和另外的人到了另外的地方了。



咦，你瞧，那不是独孤兄妹吗？咱们先给他们解围再说。聂姐姐，事情我总是要和你详细说的，可不必忙在此时。”聂隐娘疑惑不定，寻思：“克邪一向是不大会说话的人，说不定世杰只是为了别的事情离开长安，并非和铁摩勒决裂？克邪却误用了‘分道扬镳’这句成语了。”但总是觉得段克邪的神情有异，话意难明，虽然自己给他作了解释，心中仍是难以释然。

这是他们仍是在战场之中，不过官军不敢靠近来攻击他们而已，所以他们一面说话，一面仍是要不时的用兵器来拍打射来的冷箭，眼观四周，耳听八方，不敢稍有疏神。史若梅忽道：“方师兄，你怎么啦？”原来有一支箭射到了方辟符跟前，方辟符却低下了头，竟似视而不见，幸亏段克邪及时发觉，一记劈空掌将那支冷箭打落了，方辟符抬起头来，双眼有点红润，满脸尴尬的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一颗砂子进了我的眼睛。”他暗中爱慕师姐，此时方知道师姐的心上另有他人。

独孤兄妹和吕家兄妹被一小队敌人围住，其中有一部分是官军，一部分是精精儿的党羽。为首的那人是精精儿的把弟奚炳达，擅克刀剑，武功委实不弱。独孤莹的青钢剑好几次险些被他打脱手去。

段克邪来得最快，冲入包围圈中，顿时展开快速无伦的剑术，对官军的兵器则将它削断，对付精精儿的党羽，则用剑尖来刺他们的穴道。转瞬之间，已有七八个人倒在地上。奚炳达是领教过段克邪的厉害的，见他到来，大吃一惊，不敢恋战，慌乱便逃。史若梅跟在段克邪的背后，杀了进来，双方会合，史若梅笑道：“莹姑娘，还认得你的史大哥吗？”

独孤莹嗔道：“史姐姐，你骗得我好苦！”想起自己雌雄莫辨，空惹相思，不禁哑然失笑，满面通红。史若梅仍用男子的腔调，行男子之礼，一揖笑道：“姑娘休怪，大哥特来给你赔罪了！”独孤莹笑得打跌，说道：“不害臊，还想假冒男子吗？我倒想仍把你当作大哥，只可惜有人不依呢。”回过头来，又对段克邪笑道：“说起来，我也该向你赔罪。只怪我不知道你就是史大哥的未婚夫婿，多有冒犯了。”她说惯了口，一不留神，又把“史大哥”三字说了



出来，众人听得“史大哥的未婚夫婿”这一句话，哈哈大笑。

段克邪道：“我也该向你们兄妹赔罪。”独孤莹道：“段小侠，赔罪那是不必了。只望你今后可要好好待我史姐姐。你只能有一个史姑娘，可别要三心二意了。”话中暗点前几日在路上遇见段克邪与史朝英之事，段克邪笑道：“若梅多了你这位妹妹帮她，我哪还敢对她不好。”

吕家兄妹也上来和段克邪见过，独孤宇故意靠近吕鸿秋，与她并肩而立，笑道：“鸿秋，你和史姑娘的误会也可以消除了。妹妹，你知不知道，不单是你受了史姑娘的骗，吕家姐姐也曾把史姑娘当作男子呢。”独孤莹道：“哦，有这样的事，吕姐姐可还没有对我说过。”吕鸿秋笑道：“日后我再给你说我在金鸡岭所闹的笑话。史姑娘，你还怪我莽撞么？”独孤宇是有意作出和吕鸿秋亲热的，段克邪看在眼里，心中疑虑尽消，“原来这独孤宇也早已有了意中人了。我这几个月来，胡乱思疑，真是自讨苦吃。”吕鸿秋对独孤宇本来也有几分意思，如今见独孤宇说话的口气，显然已把她当作“自己人”看待，心中也不觉甜丝丝的，又是得意，又是害羞。

八位男女英雄会合之后，冲杀出来，官军当者披靡。段克邪眼光一瞥，见卫越和石青阳还在官军包围之中，高呼酣斗，笑道：“和卫老前辈交手的那个军官是九城司马杜伏威，卫老前辈大约因他是朝廷大官，故此手下留情。这姓杜的陷害我铁大哥的好友秦襄，我倒是气他不过，且待我去给他一点教训吧。”

段克邪所料不差，卫越确实是为了杜伏威的身份，是以不敢对他即下杀手。但卫越却也并非为了本身关系，怕得罪朝廷大官，而是为了丐帮的原故。

要知丐帮徒众，四方乞食，遍布天下，他们虽不愿作公门鹰犬，但也决不愿无原无故，招惹官府，自讨麻烦。例如长安在不久之前，就曾发生过京兆尹藉口长安是万国观瞻所在，要将京城流丐尽数驱逐之事，幸得秦襄从中斡旋，方始收回成命。杜伏威是长安的九城司马（相当于现代的首都警备司令），那次京兆尹（相当于首都市长）驱逐流丐，就是先取得他的同意的。

卫越号称“疯丐”，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但到了被迫和杜伏威交手之时，他却不能不顾及丐帮徒众了，倘若他杀了杜伏威，这个祸就闯得大了，只怕丐帮弟子非不能在长安立足，其他各地，也会遭遇官府的迫害。杜伏威明知对方手下留情，却还是不肯退下，反而指挥藤牌军将卫越、石青阳二人团团围住。藤牌军布成方阵，丐帮弟子过来接应的，也都被藤牌军挡住了。卫越在杜伏威与濮阳侯联手夹攻之下，屡遇险招。不过，杜濮二人要把卫越拿下，也是妄想。

在段克邪来到之前，卫越和他们已斗了数百招，自己是手下留情，对方却是咄咄逼人，卫越渐渐被惹得心头火起，“疯”性发作，正要不顾一切，施展杀手。就在这时，段克邪杀入方阵。

段克邪毫无顾忌，但也不愿多伤性命，见藤牌军挡着他的去路，那几面藤牌联成了一面屏风，兵士则躲在这屏风后面，伸出长矛刺他。他一声笑道：“我也不伤你们，先把你们的乌龟壳破了再说！”宝剑疾挥，力度用得恰到好处，只听得爆裂之声不绝于耳，每出一剑，就破了一面藤牌。

转瞬间破了几十面藤牌，丐帮弟子跟在后面，纷纷杀进方阵。藤牌军失了护身之物，阵脚大乱。卫越喝道：“不许伤害人命，狗若咬人，也只能打断狗腿！”丐帮弟子人人握着一支打狗棒，藤牌军跑的不理他，还上来反扑的，就照着脚骨一棒，丐帮最擅于棒法，那些兵士失去了藤牌掩护，给丐帮弟子打得鬼哭神嚎，顿时溃散。

濮阳侯见段克邪杀到，哪里还敢恋战，急忙向卫越虚发一掌，转身便逃。段克邪刷的便是分心一剑，濮阳侯发出了一记劈空掌，他的掌力虽逊卫越，却也雄浑非常，段克邪剑尖荡歪，喝道：“好，我就试试你的混元掌力！”剑掌兼施，只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两人都晃了一晃，但段克邪是剑掌兼施，掌力对消之后，剑招随即刺到，濮阳侯无法抵御，人逃得快，段克邪的宝剑更快，剑光过处，已把他的一边膝盖削了。

杜伏威为了维持大将军的颜面，一时间又未料到濮阳侯竟会舍他而去，单独逃命。就在濮阳侯转身逃跑之时，他还在装模作



样，大呼小叫的向卫越虚劈一刀，卫越受够了他的气，给他撩得心头火起，猛的一声大喝，一招“妙手摘星”，双指夹着刀背，已把他的雁翎刀夺了过来。朝天一抛，哈哈大笑，手舞足蹈的叫道：“大将军，你捡起你的宝刀，再来和老叫化比划吧！”杜伏威吓得面如土色，再也顾不得大将军的身份，慌忙逃跑。

濮阳侯被削了膝盖，一跷一拐的仍在忍疼奔逃，此时段克邪若要追上去取他性命，易如反掌，但他一眼望见了杜伏威，心中一动，忽地得了个主意，寻思：“今日脱险，须得借用此人。”主意打定，立即舍了濮阳侯，飞身疾起，便向杜伏威所逃的方向追去。

那口宝刀给卫越抛上了半天，这时刚掉下来，杜伏威刚要接那口刀，旁边忽地窜出一个军官，飞身一纵，就把那口宝刀先抢到了手中。杜伏威未看清他的面貌，只道他是自己手下军官，正要叫他拿来，忽觉背后金刃劈风之声，段克邪的宝剑已经刺到。

段克邪这一剑是意欲刺他穴道，用的招数巧妙非常，已算准他怎样闪避都闪不开，但以剑刺穴，却不能使出刚猛的力道。那军官抢了宝刀，忽地一刀砍来，当的一声，将段克邪的宝剑荡开，震得段克邪的虎口隐隐作痛。段克邪功败垂成，心头大怒，他应变机灵，快如闪电，刷刷刷便是连环三剑，那军官也迅速之极的还了两刀，两刀敌三剑，比起段克邪的招数虽然略为缓慢，但刀法严密，这两刀首尾相衔，劲力奇大，段克邪竟是丝毫也占不了便宜。

段克邪心头一凛：“想不到这无名军官，竟有这般本领！莫说杜伏威了，连武维扬也远不如他！”那人招数不及段克邪的迅速，但内力之强，却似比段克邪还胜一筹，他手中的雁翎刀乃是内库宝藏，也不惧段克邪的宝剑，段克邪闪电般的疾刺三剑，他还了两刀之后，突然一记反手刀，将段克邪迫退一步，回身便走。

段克邪疑心有诈，却不料他真的头也不回，便自走了。段克邪喝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因何避战？”身形一起，如影随形般的疾追下去。

那军官走到了杜伏威身前，杜伏威却不认得这个军官，但见



他本领如此高强，心中也是喜不自胜，说道：“好，你给我断后，赶快和大军会合，再来围袭匪徒，我记下你的功劳，日后定然将你提拔。”那军官道：“是，多谢大人栽培！”欺到身前，忽地拿出一招擒拿手法，迅雷不及掩耳的便扣着了杜伏威的脉门。杜伏威浑身酸酸，给他制伏得服服帖帖，再也不能动弹，又惊又急，叫道：“你、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段克邪业已赶到，见状大是惊奇，连忙收剑，那军官笑道：“咱们今日要想脱险，非得借重此人不可，你怎可将他杀了？”段克邪这才知道这个军官乃是和他一样心思，不过因为有所误会，他不知段克邪刺杜伏威的那一剑，只是想点杜伏威的穴道，而非伤害他的性命。

段克邪喜出望外，无暇解释，连忙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，因何助我？”那军官笑道：“我助你也即助我自己，我是奉陪‘十逆’末座的青州楚平原。瞧你年纪轻轻，想必是名闻江湖的小侠段克邪了！”段克邪大感意外，这楚平原列名“十逆”之中，在杜伏威开场时宣布名单的时候，其他“九逆”都是江湖响当当的角色，只有这个楚平原谁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想不到他突然在此出现，穿的竟是军官服饰。

段克邪抚剑一揖，笑道：“刚才误会，多有冒犯，楚大哥智勇双全，佩服，佩服！”楚平原笑道：“这位‘杜大人’交给你看管吧，免得你不放心。”段克邪道：“哪里话……”但楚平原已把杜伏威推了过来，段克邪只好接下。杜伏威武功不弱，趁楚平原松手的一霎那，还想挣扎，段克邪早已抓着他的背心，一掌按在他的“愈气穴”上，喝道：“你敢乱动，我就震断你的经脉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

卫越、独孤宇等人相继赶来，押着杜伏威一路杀出，在校场内的军官投鼠忌器，不敢阻拦，不消片刻，他们已冲到了场边。

在这大校场周围，有三千名羽林军和杜伏威统管的两千名虎贲军团围住，并把守着六道大门，不许进出。这五千精兵，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早已严阵待敌。铁摩勒、段克邪等人虽然本领高强，但若是要硬拼的话，决计冲不出去。



楚平原与段克邪押着杜伏威走在前面，楚平原沉声说道：“杜大人，你若要保全你这吃饭的家伙，快快叫你手下开门！”杜伏威吓得面无人色，心想：“开门放贼，即使贼人不杀我，我也是死罪一条。开门是死，不开门也是死，我不如做个忠臣。”心念未已，段克邪内力微吐，已在他背心一按，顿时似有千百条小蛇在杜伏威体内乱钻乱啮，那当真是天下最惨酷的毒刑，只痛得杜伏威死去活来，连忙嚷道：“好汉松手，我遵命就是！”

段克邪冷笑道：“不怕你硬充好汉，若不遵命，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叫你尝尝。”把杜伏威押到距离官军数丈之地，杜伏威一看，前面的是他的部属，后面守门的却是秦襄的羽林军，秦襄的羽林军是无须听他指挥的，但这时也顾不了那许多了，段克邪内力一撤，杜伏威便即叫道：“快快开门，快快开门！”

官军都看得出杜伏威是在暴力劫持之下，被迫下令的，兹事体大，谁都不敢做主。把守这道大门的羽林军分成两派，一派说道：“秦统领召开这个英雄大会，本来就已昭告天下，决不陷害与会诸人的。都是皇上听了谗言，弄出了这等事来，临场变卦，教秦统领对不住天下英雄。我看还是把大门打开了吧。”另一派说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捉拿叛贼乃是皇上的御旨，咱们若是开门放贼，追究起来，不但咱们担当不起，只怕还加重了秦大人的罪名。这姓杜的屡次想陷害咱们的秦大人，让他死在贼人手里，正是最好不过！”两派各自言之成理，议论纷纷，兀是未有结果。杜伏威平日对部属严苛，赏罚不明，只知任用私人，埋没了不少才能之上，在军中的威信，远远不及秦襄。他的虎贲军也分成了两派，平素就怨恨他的，正好幸灾乐祸，坚持不听他的命令。但也有一部分忠于他的，却让开了路。

武维扬、羊牧劳二人与铁摩勒恶斗了半日，打不过铁摩勒，此时正在且战且走，武维扬的亲军来到，藤牌手与挠钩手组成了一条防线，挡住了铁摩勒。武维扬走入军中，喘息已定，这时也已发现了段楚等人劫持杜伏威之事，吸一口气，连忙跑过去喝道：“杜大人已受叛贼劫持，你们只能听我的命令了。我命令你们放箭！”杜伏威的手下还在迟疑，武维扬又大叫道：“羽林军听我一



言，你们想不想救你们的秦统领？”

此言一出，羽林军顿时停了喧哗，凝神听他的说话。武维扬内功不弱，运了一口丹田之气，将声音远远送出：“你们要救秦大人，只有恪遵圣旨，杀贼立功，这样才能使秦大人减轻罪状，我也才好去保释他。否则你们若是开门放贼，皇上必然疑心是秦襄教唆你们造反，那岂不是害死了你们的秦大人了？”

羽林军中的一部分人本来就想到了这一层，听了武维扬之言，果然受了煽动，无暇细想，便有许多人张弓放箭。羽林军与普通兵士不可同日而语，即以弓箭一项而论，人人都要拉得动五石强弓，才算合格。这时强弓猛弩，齐向杜伏威射来，当真是千箭如蝗，声若霹雳。虽有段克邪、楚平原、卫越、独孤宇等一等一的高手给他防护，也兀是手忙脚乱。

羽林军一发动攻势，本来是杜伏威部属的虎贲军也不敢落后了。尤其那平日就对杜伏威有所不满的，更想乘机将他除去，支支箭都朝着他射来。

楚平原道：“快退！快退！回到校场中去！”杜伏威面对着冲杀过来的官军，又惊又怒，颤声叫道：“我毕竟是你们的官长，你们不听命令，那也罢了，怎能放箭射我？”在箭若流星，弓如霹雳之中，兵士们哪理会他的叫嚷？

武维扬要了一副弓箭，跨上战马，忽地喝道：“杜伏威，你屈身从贼，须怨不得我杀你！”嗖，嗖，嗖连珠三箭，他的箭力道更强，又是杂在乱箭之中，不易分别，段克邪挥剑打落了两支，第三支箭独孤宇用折扇拨打，他的功力不及武维扬，那支箭空过了他的折扇，正中杜伏威的咽喉，顿时将他射死。

武维扬哈哈大笑，连珠箭发，继续向段克邪、独孤宇等人射来，吕鸿春大怒，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看箭！”嗖，嗖，嗖，也是连珠三箭，吕鸿春是武林中首屈一指的神箭手，第一支箭射了武维扬的坐骑，第二支箭便对准了他的咽喉，武维扬也确是了得，飞身下马，马倒而人不倒，百忙中提起弓来一挡，只听得声如破竹，那副铁胎弓给吕鸿春一箭从当中劈开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第三支箭又到，武维扬避无可避，只得使用“啮镞法”张口一咬，





“喀嚓”一声，咬着箭头，虽是侥幸逃了性命，大牙已断了一齿，慌忙转身便逃，距离远了，吕鸿春第四支箭追他不上。

楚平原、段克邪这一干人也急忙退回校场中央。场中是敌我混战的局面，羽林军的乱箭这才不敢射来。

校场中辛芷姑与精精儿还在一追一逃，辛芷姑一面追一面嚷：“小猴儿，你还欠你姑奶奶一记耳光，逃是逃不了的！你若识时务，乖乖过来，送给我打。否则给我捉着，我就不只要打你一记了。”精精儿打不过辛芷姑，又不敢回骂，恨不得地底裂开个缝，好钻进去。幸亏他的轻功比辛芷姑稍胜一筹，专拣人少的地方躲避，辛芷姑一时间尚未能追上。但场内群雄，大都是讨厌精精儿的，辛芷姑所到之处，人人给她让路，对精精儿则有意阻拦。这么一来，一追一逃，双方的距离越拉越近。

卫越退回场中，正好碰见精精儿迎面奔来，卫越一见，心头火起，双臂一张，喝道：“好呀，小猴儿还在这儿，快赔我葫芦！”精精儿情急，脚尖一点，便要从他头顶跳过，卫越张开大口，一口酒浪喷出，接着又是一记劈空掌。精精儿人在半空，给那掌力一震，竟似皮球般给抛了回来，手足头脸也给酒浪溅上，热辣辣的好不难受，眼看辛芷姑就要追到。

好个精精儿，轻功确是超卓不凡，他虽然给卫越的劈空掌力所震，内脏却未受伤，在这危急关头，忽地在半空中一个“鹞子翻身”，人未落地，已是转了一个方向，斜掠出数丈之外。

脚尖刚刚着地，抬头一看，只见段克邪已站在他的面前，冷冷的盯着他。精精儿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忙道：“段师弟，咱们虽有梁子，毕竟还是同门。你忍心看我受外人所辱么？”段克邪道：“我与你还有什么同门之情？”话虽如此，仍然是虚晃一招，便即侧身将他放过。

楚平原忽道：“拿来！”精精儿道：“什么拿来？”身形一晃，正要从他侧边冲过，楚平原一招“笼罩六合”，刀光闪闪，已把他的去路封住，喝道：“你是故意装傻么？这金精短剑是我家之物，快快拿来！”精精儿道：“啊，原来你是楚公子。你已抢了杜伏威的雁翎刀，何必还要回金精短剑？”楚平原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的

